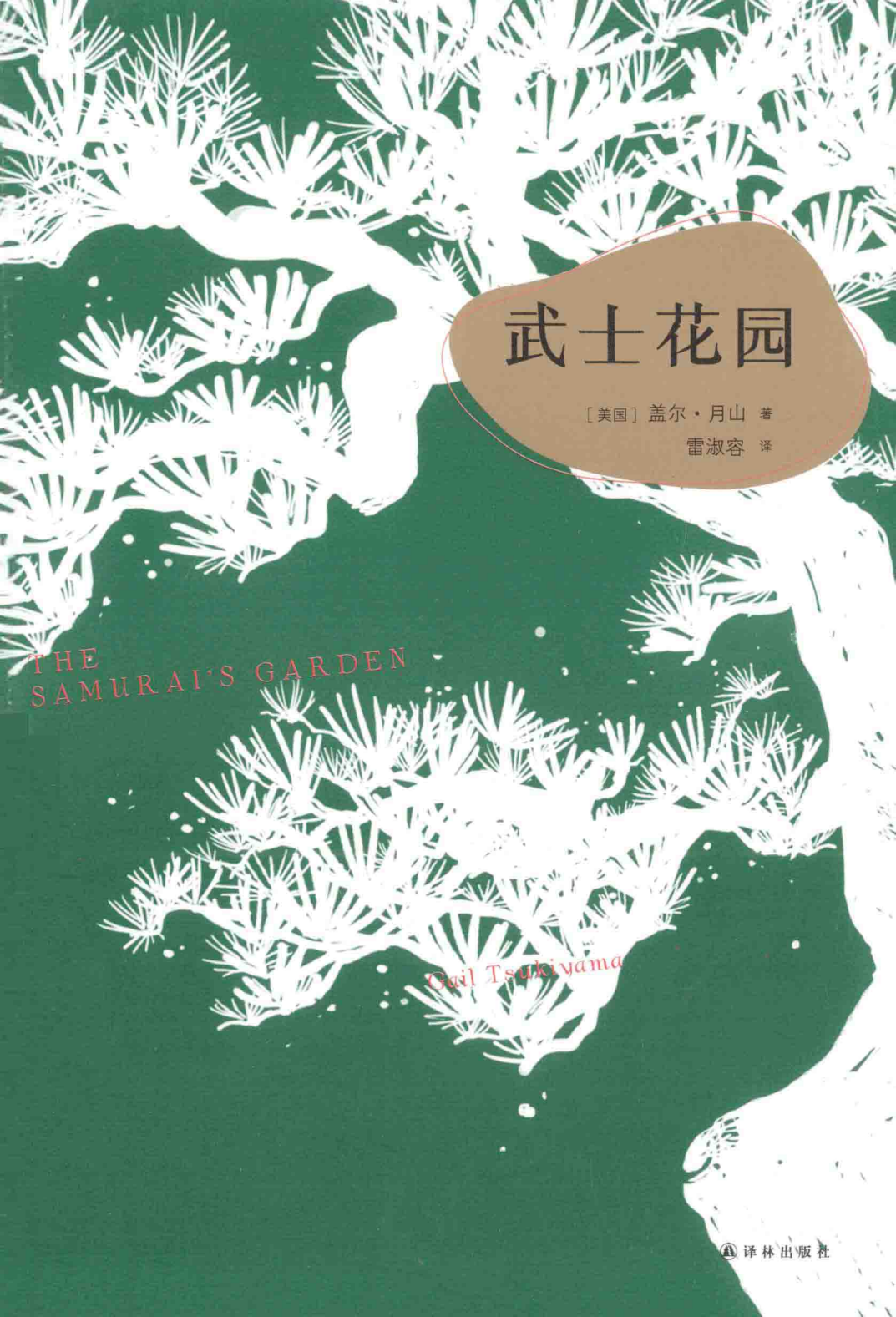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武士花园

[美国] 盖尔·月山 著

雷淑容 译

THE
SAMURAI'S GARDEN

Gail Tsukiyama

武士花园

[美国] 盖尔·月山 著

雷淑容 译

THE
SAMURAI'S GARDEN

Gail Tsukiyam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士花园 / (美)月山(Tsukiyama, G.)著;雷淑容译.
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4.6
(盖尔·月山作品)
书名原文: The samurai's garden
ISBN 978-7-5447-4316-7

I. ①武… II. ①月… ②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1180号

The Samurai's Garden: A Novel by Gail Tsukiyama
Copyright © 1994 by Gail Tsukiyama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. Martin's Press, LL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Yilin Press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462号

书 名	武士花园
作 者	[美国] 盖尔·月山
译 者	雷淑容
责任编辑	金 薇
原文出版	St. Martin's Griffin, 1996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8.25
插 页	2
字 数	169千
版 次	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4316-7
定 价	32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谨以此缅怀

托马斯·扬

没有人说话，
主人，客人，
白色的菊花。

——大岛蓼太

目 录

第一部 秋	001
第二部 冬	087
第三部 春	139
第四部 夏	195
第五部 秋	221

第一部

秋

日本,垂水 1937年9月15日

我打算自寻出路,于是我说服了父亲,他同意我今天早晨独自出发,离开他在神户的公寓,到祖父在垂水的海滨之屋去。我花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才说服他——你会以为我还是个孩子,而不是一个已经二十岁的年轻人吧? 这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胜利,但是几个月以来我几乎一无所获,所以它对我而言意味着全部——甚至也许是我康复的开始。临行前,我买了这本和式羊皮纸笔记本,想用来记录生活赐给我的其他奖赏,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。现在,它在我面前打开,薄薄的纸,沙白色,就像村头的海滩,空旷而宁静。

自从去年春天我在广州发病,时间就再也不属于我自己了。我虚弱不堪,无法继续在岭南大学的学业,导师便命我卷起铺盖回了家。多亏有朋友金帮忙,他陪着我坐火车回香港,一路上无微不至

地照顾我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到达家门口的时候母亲眼里惊恐的神情,就像一头动物被她的幼崽吓着了。我咳个不停,上气不接下气。当金和男佣扶我走上家门口的水泥台阶时,母亲站在那里迎接我。她身穿一袭绿色的丝绸旗袍,嘴巴紧紧地抿成一条线,似乎在竭力控制不让自己失声尖叫出来。一回到家,我马上就被母亲小心翼翼地看护起来,当然还有我们的老用人清。两个女人对我亦步亦趋,好像我会在她们面前消失似的。有时候,她们看我的样子,似乎已经把我当成了回忆。

我理解她们的担心。我的生活依然不时地被高烧和持续的干咳打乱。整个夏季黏稠、潮湿,炎热使得这一切更加恶化。当我的病被一个英国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时,母亲给远在神户的父亲发去了电报。她的关心接下来变成了恐惧,她甚至禁止我的妹妹佩内洛普——打小我就叫她小派——到我房间里来。

每天早晨,小派就站在门槛上,朝我微笑。她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——十二岁——要小一些。我们家一共有四个孩子。大妹安妮和小弟亨利现在在澳门上学。一出生父母就给我们取了教名,因为父亲深信,这些名字在商务中价值可观,西洋人称呼起来也很顺口。因了这样的远见卓识,他的进出口生意自然十分红火。对他而言,他在日本的公寓更像是他的家,而不是我们在香港的房子。他一生就在这两个地方转。在我看来,有时他低眉顺眼的样子更像个日本人,而不是中国人。

七月底,香港进入酷暑,我的病情也时好时坏。一种凝重的寂静降临到我们家里,似乎每个人的动作都变得迟缓了。母亲比以往更焦虑了。两天后,收音机里传来消息,日军占领了天津,包围

了北京。

八月的香港令人窒息。好几个下午我几乎无法正常呼吸。父亲来信说：“把斯蒂芬送到神户这里来吧，我会带他去垂水。那里的气候干燥一些，空气也要比香港清新许多。”母亲让清替我准备去日本的行李。与此同时，日军占领了北京，他们把军舰开到了上海滩。我讨厌离开家人和朋友，虽然我也不被允许见他们。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。

有时候我不禁想，我在垂水的日子将会是一片死寂。不过至少那里海风和畅，比香港的闷热和潮湿好多了。

八月底，日军占领了上海，战争陷入残酷的持久战。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内地逃出来，在香港拥挤的大街小巷搭起临时窝棚。在去港口的路上，闻得到他们沿街做饭的油烟味，也看得到一张张枯瘦、凄凉的面孔，祈求施舍和怜悯。在九龙码头，母亲和小派向我和清挥手告别，她们看起来也如痛失亲人一般。当母亲认为我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后，她才用镶着白色蕾丝花边的手绢擦拭眼泪。

“威尔逊总统号”轮船一路开向日本，如果我不层层叠叠地裹上至少三层毛衣，清绝不肯让我到沐浴着阳光的甲板上坐一会儿。当我们终于抵达神户的时候，她紧紧地靠着我，向我愤愤地低语道：“这些该死的日本鬼子，让我们中国人无家可归。”我从出租车的窗户看出去，人流熙熙攘攘，不过除了一小撮士兵扛着枪四处闲逛外，眼前的日本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危险。清丢下我跟父亲在一起，就急急忙忙地回香港去了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父亲在他的公寓里等着我。我注意到，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，

他的身体突然紧了一下——他显然吃了一惊——不过他隐忍着，没有表现出来。

“斯蒂芬，”父亲说，“见到你真高兴。”他审视了一番我烧得通红的脸和瘦得不能再瘦的身体，然后一把抱住我，摸了摸我的鬃发。我的头发因为不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直直的，一直深得他的喜爱。然后，他退后一步，轻轻地说：“今天晚上，我们能吃到实千代做的寿喜烧。”

神户只比香港稍微凉快一点儿，而实千代也像清那样，寸步不离地照看着我。父亲加班加点地工作，压根儿不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带我去垂水。整个中国的运输都中断了，他的生意也吉凶未卜。实千代越是小题大做地让我休息、吃饭，我就越是一样也做不到。有一天我突然想到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去垂水呢？

今天早上，我起得很早，穿好衣服，在父亲来叩门叫我之前就收拾好了行李。我轻装简行，只带了一套西服，几件便装，几本书，以及一些油画颜料和两册画纸。父亲答应会很快给我寄一些画布来。

我们坐车去火车站，一路无话，父亲只是问了两次我是否真的可以独自出门旅行，即使我的咳嗽已经大大缓解。我们到达车站的时候，父亲突然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你带的钱够吗？”

“是的，您给的已经够多了。”我回答道，立刻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夹克口袋里的钱包。

“你可以随时打市区的电话号码找到我。”

“知道了，爸爸，我知道了。”我说。这是两个礼拜以来他一直在叮嘱我的事情。

“照顾好你自己最重要，要多休息，画画别太累。”父亲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别处——每次说到画画的事情都很尴尬，因为他认为这个爱好纯粹是浪费时间。

“我不会的。”我回答道，心里唯一感到欣慰的是，自己一个人逃到垂水去，正好就有更多的时间画画了。

父亲离开我一小会儿，去确认行李是否已经安全地送上了火车。他之所以答应我独自旅行，也是因为拍了电报给祖父海滨之屋的用人，让他到火车站来接我。我看见他塞给一个日本搬运工小费，让他在短暂的旅途中照应我。他穿过人群回到我身边，让我上火车安顿好。他紧紧抓住我的手。

“过一两周我就来看你。”他说。

“您别为我担心，”我一边上车，一边安慰他说，“我不会有事的。”

我隔了车窗看着父亲，他个子不高，穿一身黑色的双排扣西装，戴一副薄薄的无框眼镜，站在一群日本孩子旁边。父亲通常显矮，然而当火车启动，他向我挥手再见时，我发现，在昏暗的光线里，他看起来挺高大的。

火车只是半满，乘客多半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，还有一些拖儿带女的母亲，她们语速飞快，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。我听得出来，她们多半在谈孩子。火车终于驶出郊外，我看着田野风光飞快地从车窗外掠过，不禁心旷神怡。风景比我记忆中更加翠绿，天空一碧如洗，高大的松树顶天耸立，那长长的刺臂我仿佛伸手可及。小时候，母亲曾经两次带我们去垂水避暑。我至今还记得她抱怨天

气太热，还有她精美的丝绸画扇——她快摇急扇，身边荡起滞重的热风。

不一会儿，眼前的景色朦朦胧胧起来。我感觉眼睛发热，困意袭来。这是我从香港离开家人之后第一次完全独处。虽然几个小时前我还跟父亲在神户，母亲也计划几个月后来看我，现在，我感到既有点害怕，又对未知的一切充满了好奇。

一个小女孩沿着过道走过来，朝我这边看。我抬头微笑着看她，她却又害羞地低下头，急急忙忙地跑到她母亲那里去了。她让我想起了小派——通常情况下，她会停下来，跟陌生人寒暄几句，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小派一直是最喜欢我的人，她长着圆圆的大眼睛，扎着麻花辫。我之所以被送到垂水来，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避免传染给她。她还小，在我们几个兄妹中最爱生病。与她的脆弱相对应的，是她机灵和锐利的眼睛，以及她爱戏弄人的天性。她和亨利不时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，还经常演变成打打闹闹。一开始我很担心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小派其实非常聪明，她知道什么时候适可而止。

我的病确诊后，清一直不让小派接近我。但小派才不管呢，总是不失时机地到我房间里探头探脑。在得知我即将去日本的那个晚上，她趁家里人都睡着了，偷偷潜入我的房间——为让家里人起夜方便，清在卫生间的入口通道留了一盏灯。夜阑人静时分，小派钻进屋来，趴在我耳边轻声呼唤我的名字，把我叫醒。我立刻知道是她，因为我闻到了一股樟脑丸的味道，那是从她那件前襟绣花的无袖黄丝绸睡袍上散发出来的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努力赶走睡意，坐起来，可是我一开口就剧烈地咳嗽起来，赶紧捂住嘴巴。

“你明天要和清去爸爸那里，我来跟你道别的，”她回答道，“我会想念你这张英俊的脸。”

“你不能到这里来，你会生病的。”我能说的只有这句话。走廊微弱的灯光透过来，我依稀看见小派在笑。她伸出瘦弱苍白的双臂，搂着我的脖子，亲吻我的脸颊。她的嘴唇贴着我滚烫的皮肤，感觉凉丝丝的。“赶紧走吧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很快会再见的。”

小派很不情愿地抽回手臂，跑到门口。“我会写信给你的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她带上房门，让我置身黑暗之中。

下午，随着火车发出一阵长鸣，慢慢减速，垂水火车站到了，我一直等火车完全停稳了，才站起来。周围，人们在急急忙忙地拿取行李。说是火车站，不过是一间搭在木头平台上的单间木房子。我环顾四周，几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与两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在站台上等待着。我心神不定地靠在座位上，开始搜肠刮肚地回忆麻津——也就是海滨之屋的看护人——长什么样子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我们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好些年前的事了，我只记得在他忙前忙后的时候瞥过他几眼。我有点怕他。那时候他看起来就有点老了，所以当父亲说他就是来车站接我的人时，我吃了一惊。

我等别的乘客下了车，才跟着出去。一些人很快就被接走了，另一些人各自四下散去。我走到站台中央，放下行李箱，等待麻津的出现，心里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找到海滨之屋去。天气又闷又热，我汗流浹背，衬衫湿透。我努力回忆房子所在的方向，但是每一条路看起来都大同小异，似是而非。当人群渐渐散去，一个体格魁梧、灰发平头的男子从屋子里走出来。看着他走过来，我忐忑不安。

“你是陈宝林先生的孙子吗？”他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，问道。他穿着一条卡其布的宽松裤和一件灰色的运动衫。虽然我足足比他高了一英尺，可是在他面前，我觉得自己又瘦又小。

“是的，您就是麻津叔叔吧？”我问。他很拘谨地朝我连鞠几躬，我也如法炮制。我正想开口再说点什么，麻津却已经拎起我的行李箱朝站台走去。在这幢简陋的屋子门前，他停下来，不耐烦地看着我，等我先过去。

父亲告诉我，麻津独自照看祖父的海滨之屋已经三十年了。他的父母去世后，他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去香港和我祖父的一大家子一起，要么一个人留在日本照看屋子。麻津从孩提时便为我家服务，在他之前，他的父母就一直在替祖父工作。他年近花甲，棕色皮肤显得饱经风霜，待人接物有点冷淡和不耐烦。他看起来是一个宁愿独处的人——不难感觉到，我的出现打扰了他的清静，这让他有点不高兴。

通往海滨之屋的路铺满白沙。一路上热气腾腾，令人窒息。已是黄昏，天空只残留着最后一抹余晖。我们路过几幢竹篱环绕的房屋，越往前走，这样的房屋就越多。这时我已经大汗淋漓。在我前方，麻津沉默地健步如飞，旁若无人。我加快步伐，才勉强跟得上他。越往前走，沿路的细沙就越来越多。咸咸的海风扑面而来，远处沙丘那边，波涛汹涌。一路上，我被这里的安静深深地迷住了——以前我与家人在这里度过的夏天，兄弟姐妹们总是打打闹闹，吵吵嚷嚷，现在则截然不同。在这样的早秋，这里没有他人，只有我，麻津，以及一片纯粹的、白色的寂静。

当麻津在一幢竹篱环绕的房子前停下来时，我早已经筋疲力尽。他咳了一声，向我示意。我的肺火烧火燎，腿也不听使唤。可麻津根本没打算把我当病人看。一路上，他既没有停下来歇一歇，甚至也没问过我一声是否还吃得消。如果妈妈和清跟我在一起，她们一定会大惊小怪，五分钟就会停下来让我喘口气。“斯蒂芬，千万别累坏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慢慢走。”她们一定会这么大呼小叫，尖尖的嗓音划破空气。

我望着麻津放下行李，上前打开大门。祖父的房子位于马路的右侧，在一个缓坡上。马路对面有一条小路一直通往海边。当年我们一家住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和亨利赛跑的情景恍然如昨。

麻津示意我先进。我穿过竹篱门，便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花园之中。花香四溢，令人陶醉。一棵夏天开花的木棉树，现在依然花团锦簇，房屋之上，两棵巨大的黑松树遮天蔽日。花园的一侧，是一个椭圆形的池塘，水面之下摇曳着或橘色或银色的光芒。池塘四周覆盖着苍翠的苔藓。一架拱形的木桥横跨水面上空，两条由鹅卵石铺成的小径，一条穿过隐秘的花园直通前门，另一条则消失在屋后。路缝里填满了白沙，形成柔软的沙床。

这所房子比我记忆中的显得小一些，不过很舒适，带着一种在拥塞的香港从来没有过的简朴。房子左侧，有一段游廊，可以俯瞰整个池塘。我喜欢曲曲直直的瓦屋顶和向外突出的屋檐。一切都与周围的环境和谐一致。

我们进到玄关，房子的入口处，那里有一张供脱鞋坐的木凳。两双室内拖鞋整齐地并排放在一起。一双明显旧了，紧挨着的一双是崭新的。我穿上脚，感觉既凉爽又舒服。第一次来垂水的那年夏